

expressionist water ink painter of expressionism



表现主义水墨画家

王炎林

生存的夢園





表现主义水墨画家

The water ink painter of expressionism

王炎林

河南美术出版社



王炎林，男，汉族。原籍河南郑州。1940年1月11日生。1961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。

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、陕西省美协艺委会委员、西安市美协顾问、西安美院客座教授、全国第六、七、八、九届美展陕西评委、《中国画现代史》编委、《陕西当代中国画坛论文集》编委、《西部实力美术家作品集》主编、《西安市美术精品集》副主编、北京—南京“陕西当代中国画展”学术委员等。

作品参加第六届、第八届全国美展、“全国首届中国画展”、“全国首届人物画展”、南京—加拿大“首届艺术双年展”、广州—香港“20世纪之星—中国当代杰出青年著名画家新作展”、中国美协主办德国“当代中国画展”、“陕西当代中国画展（15位学术型画家作品展）”等，其中入选第六届、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，获“全国首届宣传画展”二等奖及全国、国际性水墨展奖项三次。艺术专题片《绘画信天游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。

作品被中国美术馆、北京国际艺苑美术馆、日本村上美术馆、韩国美术馆、《江苏画刊》等收藏。出版个人画集三种。

作品及评论文章多次在《江苏画刊》、《画廊》、《美术观察》、《国画家》以及《中国画研究》、《艺术家》、《艺术世界》、《收藏》、《书与画》、《现代人物画库》、《全国获奖作品画库》等刊物画库上发表。为之撰写评论文章的著名美术批评家有刘骁纯、殷双喜、易英、范迪安、陈传席、张晴、陈孝信、陈云岗及作家贾平凹等。入选由著名美术批评家陈孝信主编的中国8位优秀艺术家·世纪末艺术系列《水墨潮流》，任广西人美出版《与长安画派后对话》副主编、中央电视台《美术星空》编辑《走不出的长安古道》中国画学术主持。

序

王炎林的梦与醉

——写在他第三本画册出版之前

陈孝信

每位诗人都为千万人道出了心声，为其时代意识的变化说出了预言。——荣格

王炎林身上，既沐浴着日神的光照，也浸润着酒神的伟力。他是西方日神与东方酒神的“混血儿”。他的艺术和他的这个人“同源同宗”，都贯穿着一根“混血儿”的主脉——梦与醉。这根主脉从崇山峻岭的深处缓缓引出，注入山涧清溪，再流入大江大河，最后还要汇入汪洋大海！

尼采说：在梦与醉之间，也存在着同样的对比，两者都在我们身上释放艺术的强力……梦释放视觉、联想、诗意的强力，醉释放姿态、激情、歌咏、舞蹈的强力。而在王炎林身上，却汇合了上述两种强力，所以也就能迸射出艺术的异彩！

且看王炎林的自述：

“……屋里空且静，灯光透过荷花灯的彩纸，墙上色斑摇曳，扑朔迷离（注意：这是一个触发因）。我很累，斜靠沙发用拇指按摩我的双颊（注意：又是一个触发因）。倏然，奇迹出现了：眼前暗红色的荧幕上，出现了流动的画面……叠出又一画面……清晰的笔触，清晰的肌理（奇了！‘白日梦’里竟然还有很具体的画面）。我飞跑到桌边，记下了这奇异的感受和图式。门开了，米罗、达利随风而至，曰：‘你此刻正体验着我们图画的魔趣。’（可见，古今画家，多有‘因梦成画’的同道者）。

此时，妻子进来了，说他：“走火入魔！”他却吟道：

“我清醒时比你痴呆，我痴呆时比你清醒。”

看来，哪个痴呆是真哪个痴呆是假，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——处在艺术状态中的王炎林，是个严重的“白日梦”患者。自然，也不限于白天，他在夜里同样梦魔不断（犯有习惯性失眠和神经衰弱）。且看：

“静夜里，只要有个动静，就会一下触发我灵魂的闪电。我听见静夜里并不存在的一只野猫的嘶叫（猫乎？人乎？亦人亦猫乎？都难以分辨），四扇窗户同时被推开（焦虑至极）！四个绿色的人形站在窗里（四人为众也。何以是‘绿色’？骇人耶？另有深意所奇耶？），惊愕地睁大着瞳孔（由焦虑至极而生惊惧）。”

“此刻正是子夜。《子夜》一画构想成功。”

王炎林的半生中有无数的“白日梦”，无数的梦魔，也便生成了王炎林无数的作品。但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的事实。进一步要追问的是梦之因，抑或是与醉有关的另一方面的事实。弗洛伊德告诉我们：想象的王国实在是一个避难之所。而艺术家就像一个有精神病的人那样，从一个他所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，钻进了由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。

所以说，无论是“白日梦”还是梦魇，也无论是潜意识的释放，还是创作的完成，说到底，都是艺术家所受到的来自现实和精神双重压抑的“产物”，既是一种有“言”无“言”的抗争、呐喊、疾呼，也是一种代偿和转移。

受到压抑，有何证据？且看他的自述：

“长期受压抑使我的精神已趋于崩溃的边缘。”这里的压抑应是多方面的。而其中最明显的却是：“我对整个人类以自己为中心，从而肆意地破坏自然、污染环境、虐杀动物并侵占它们的家园，是十分憎恶的，充满了强烈的悲剧意识。”

哲人说：愤怒出诗人。王炎林由人类文明进程的负面效应（亦是沉重的代价）而变得义愤填膺，又由于这种正义的情感冲动无法兑现——变成广泛而有效的种种社会实践，而使理念上的“绿党分子”“动物保护主义者”的他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虑、悲哀、忧患和恐惧之中，太多的压抑感（自己也包括个人情感方面的）便由此而生，“白日梦”、梦魇亦随之而来。于是乎，以酒助兴，借酒浇愁；于是乎，泼墨挥毫，借题发挥。

梦由“醉”生，“醉”以画归。梦与醉，构成了王炎林其人其画内在的双重结构：一半是梦，故有母题、有图像、有超现实主义、未来主义、有变形、变脸、有皮影式人物，有丑怪，有美人；另一半是醉，故有彩墨的淋漓酣畅，有笔触的雄强奔放，有喜笑怒骂，有调侃、幽默，有讽刺、隐喻，有东方的大写意、小写意，有西方的表现主义。半梦半醉，亦梦亦醉，方是王炎林艺术的全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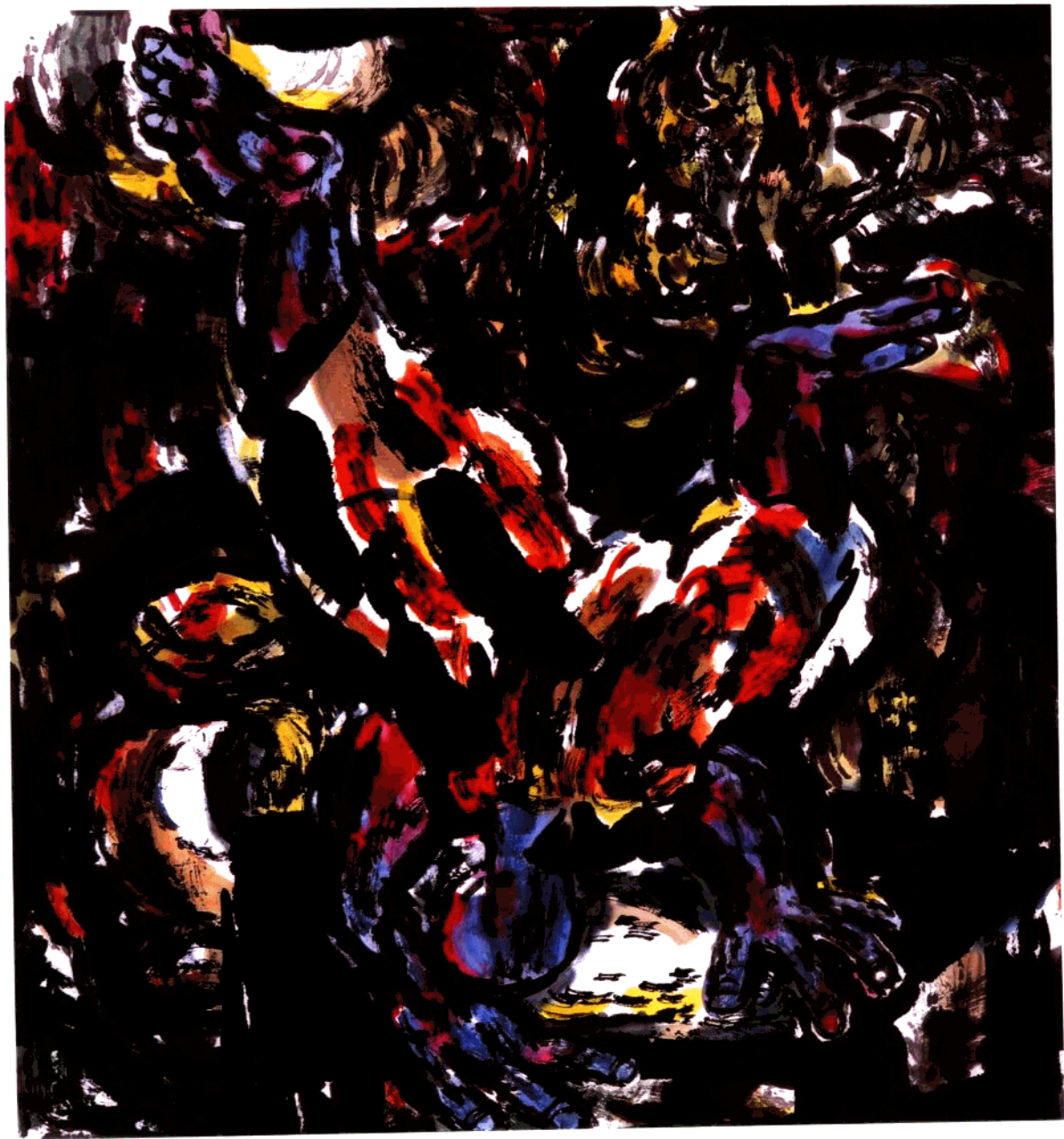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，有醉无梦的说法，如“乡土表现主义”一说，其实不甚符合王炎林的彩墨人物画。理由之一：他在人物造型符号本身的处理上，很是下功夫，造型独特，却又元素多多（民间的，外国的）。这一切，都不是“表现主义”一词所能概括；理由之二，他虽然取材于乡土人物、植物、动物，却不是以表现乡土为旨归，“乡土”于他而言，仅仅是个符号，是个借口，是个诱因，是个信手拈来的熟悉素材，其旨归则是另有所寄——浇心中块垒，控诉文明和“人类中心主义”的罪恶，展示一个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的艰难历程，正如荣格所言：幻觉式艺术的创作素材，其本质是来自人类心灵的深处。不理解这一点，就难以把握王炎林的“乡土”性。

所以，有梦无醉的说法，如“王炎林的画是一个梦”、“色彩斑斓的梦”，其实也不甚符合王炎林的彩墨人物画。理由之一很简单：梦的本身不是梦的成因，不是梦的全部，必须揭示出“醉”的一面，才能连“根”拔出画家的潜意识——人类的“集体无意识”。而这，正是王炎林彩墨人物画的内在秘密。理由之二，梦亦非梦，醉亦非醉。也就是说：怎一个“梦”字了得？又怎一个“醉”字了得？必须在梦与醉的“方寸”之间，切入王炎林彩墨人物的深层，才能读懂它们，理解它们，还要与它们共梦共醉。真可谓：都云作者痴，谁解此中意？

我认识王炎林晚于许多同道，还是在南京举办“陕西当代中国画展”期间才认识他本人（1997.10）。当时虽受到一定的震动（对整个新“陕军”），但认识却还有限。在《评“陕军东征”》一文中，把王炎林归入“个性表现”画家，如今看来，也不确切。王炎林就是王炎林，他比许多同代画家都要深刻、丰富、复杂，不容易被随意归类。这正是他的魅力和价值之所在。他的特别之处，除了画面里的精神内涵外，还在于：他为这些负荷沉重的内涵找到了与之适合的艺术面貌，打通了古今、中外、文野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，且又不拘一格（包括他自己的那一格），始终求变，求动，求新，努力在一个阶段与一个阶段之间拉开距离（他做到了），在一张画与一张画之间尽量做到有所不同（他也做到了），在他所处的一个特定历史时空寻求自我转换之路。他总是永不满足于已取得的（管它成就多大，赞誉多高），永远去追逐那梦与醉之中所未曾有过的，就像夸父逐日、精卫填海，忠于他的职责，忠于他的生命和艺术。

这是梦与醉的宿命。这是对未来——明天的“超支”付出。这是当代艺术史上的一个美丽寓言。

2000年元月25日，大雪后初晴 完稿
于南京·草履书斋



倒立 / 新感觉 | 96x90cm 1998

• 手记

我的画没有优雅，是由于我心中充满焦虑；我的画人物皆丑，是因为我深知人类的贪婪；我的画乱而无序，是缘于我对生存危机的真切感受。



噪声 96x90cm 1998

• 手记 画这种画领导不爱，商人不买，同行相讥。有什么办法？！我像穿上了《红菱艳》影片中的魔鞋，想停也停不下来。它成了我生命流程的一部分，其中倾注了我人生全部的酸甜苦辣。



大旋风 96x96cm 1998

• 手记 •

上苍创造了世间万物，他（它）们都有自己的家园，都有平等生存的权力。人类砍伐森林，杀戮动物、污染江河岂非丑类？！人类凭什么以自己为中心？！



立交桥 | 96x90cm 1997

• 手记 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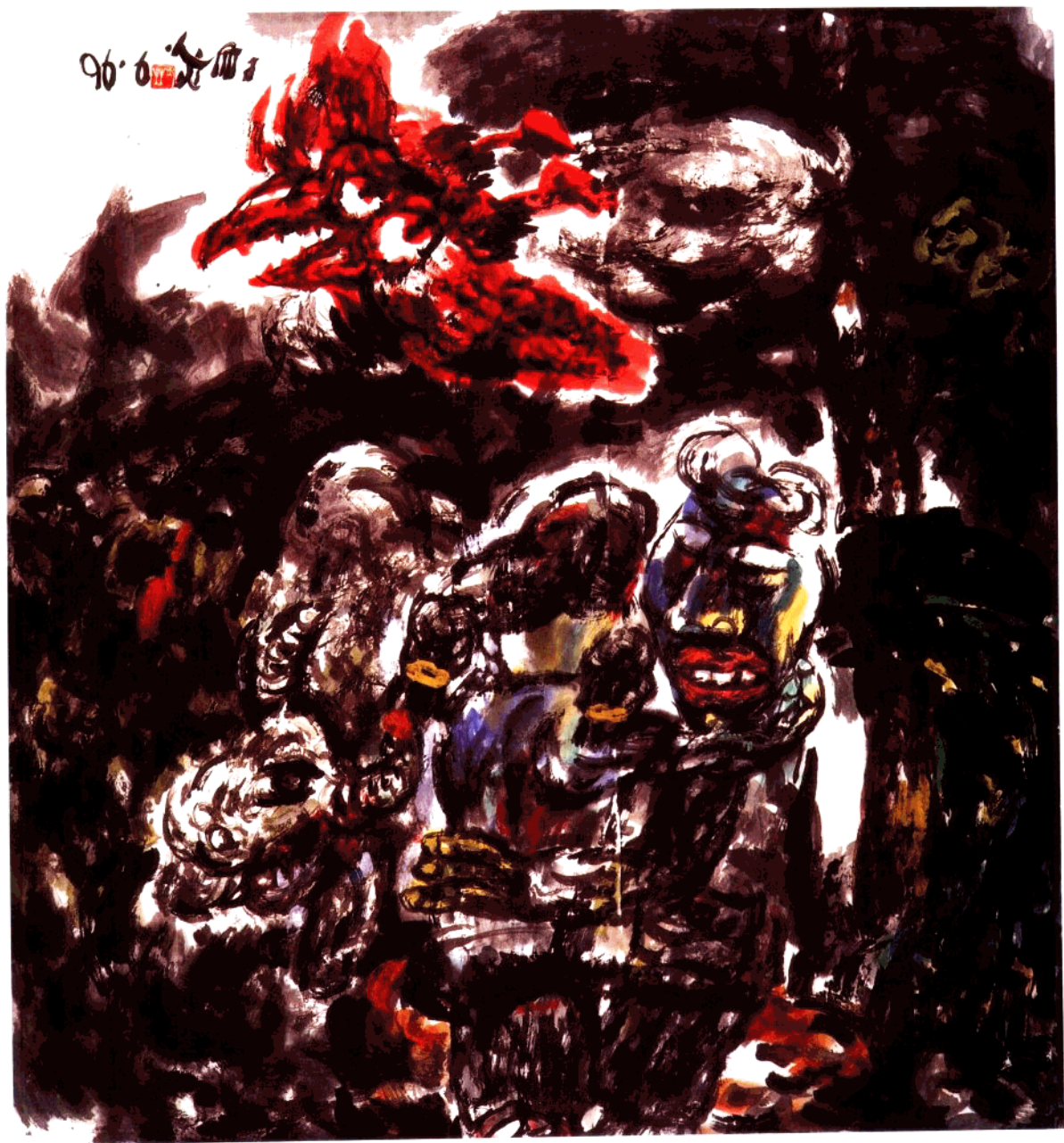
只缘人类的膨胀，野生动物濒临灭顶之灾，河水泛着恶臭，热带雨林在迅速消失，冰山在溶解，大气臭氧层空洞不断扩大，每分钟都有生物在灭绝……我心头滚过一个又一个的惊悸，梦里也摆脱不了那种强大的压迫感。



画室 | 96x90cm 1998

• 手记 •

我把卫星摄影构图的不完整性引入画面，半只鸟、半边脸、一只腿……它们出没于画面四周，既可打破构图的过份均衡，又把空间延伸至画面之外，有一种匆促而过的现实感。



阴影 | 96x90cm 1996

• 手记

用自己的未知世界对别人的已知世界轻下断语，用一种流派的绘画标准对另一流派进行评价，是当今世界最常见的蠢事。



他是谁 68x68cm 1998

■ 手记

一种理论如果超越了它的限定范畴就会变为荒谬。“太似为媚俗，不似为欺世”用以评判超级写实主义和抽象派绘画就显得风牛马不相及，如果以“似与非似”来规范中国水墨画的极限，那么现代抽象水墨就得被开除国籍。



黑城情 | 68x68cm 1995

• 手记 • 世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和对现代艺术一点不懂，而又从不想懂的“行家里手”谈论艺术。



很烦 | 68x68cm 1999

• 手记 •

苏联影片《海之歌》一组镜头：海浪、沙滩、无限的天空，一个爱幻想的男孩捂住双眼，幻觉出现：“快看！王子、公主、白马、宫殿……”，另一位将军的儿子也手捂双眼：“我什么也看不见！”
有什么办法？



忏悔 | 96x90cm 1997

• 手记 •

从联想进入幻想，从现实进入虚妄，从再现进入表现，都离不开潜意识的诱导。